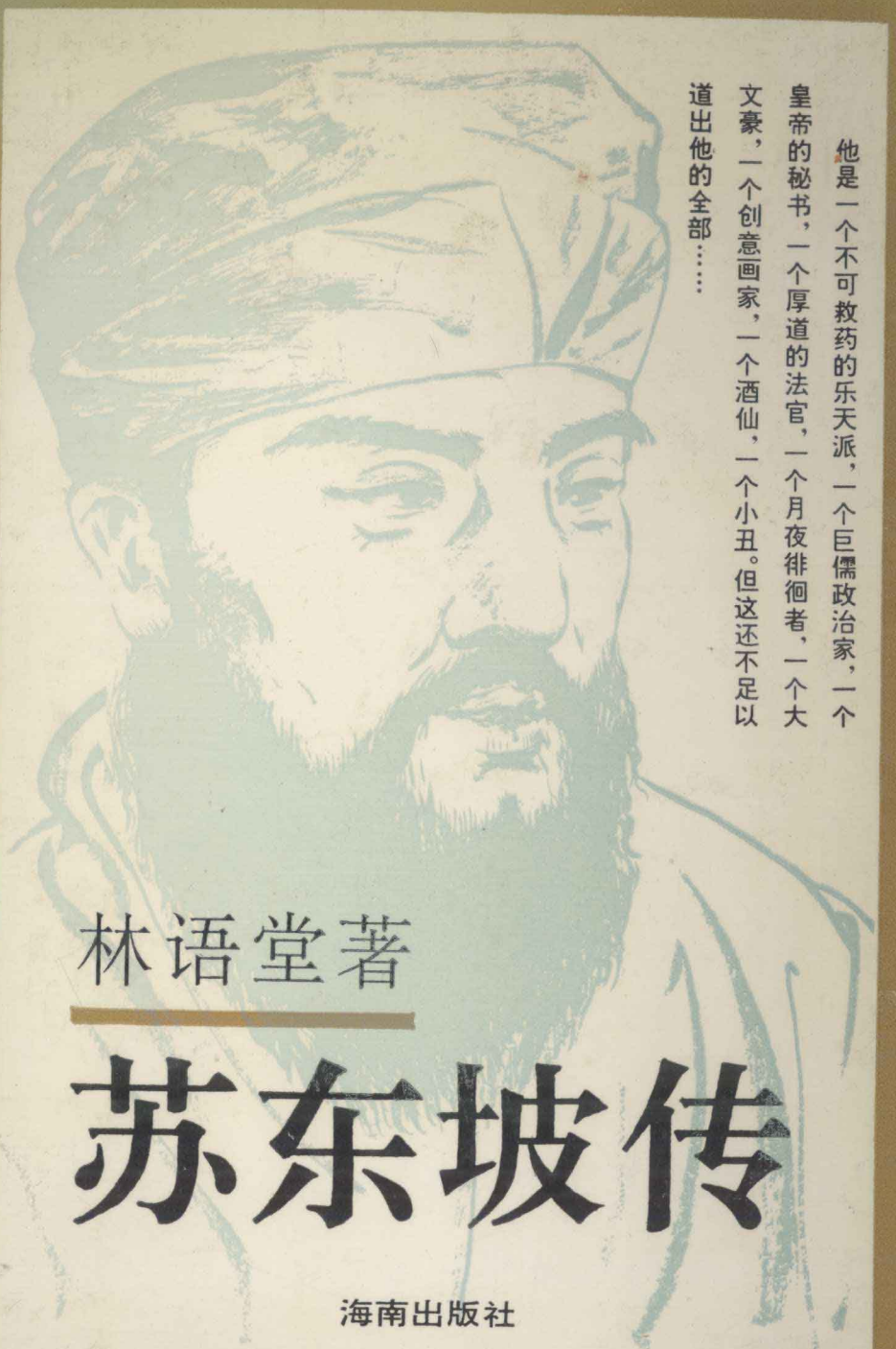




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一个厚道的法官，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大文豪，一个创意画家，一个酒仙，一个小丑。但这还不足以道出他的全部……

林语堂著

苏东坡传

海南出版社

林语堂著

苏东坡传

宋建云 译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03)号

苏东坡传

林语堂著 宋碧云 译

海南出版社出版发行

责任编辑:张新奇 唐亦安

湖南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印刷一厂印刷

大 32 开 9 印张 22 万字 1992 年 6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590—208—7 K·8

定价:(精) 7.5 元

原 序

林语堂

我写苏东坡的传记没有别的理由，只是想写罢了。多年来我脑中一直存着为他作传的念头。一九三六年我携家赴美，身边除了一套精选精刊的国学基本丛书，还带了几本苏东坡所作或者和他有关的古刊善本书，把空间的考虑都置之度外。那时候我就希望能写一本书来介绍他，或者将他的一部分诗词文章译成英文，就算做不到，我也希望出国期间他能陪在我身边。书架上列着一位有魅力、有创意、有正义感、旷达任性、独具卓见的人士所写的作品，真是灵魂的一大补剂。现在我能动笔写这本书，我觉得很快乐，单单这个理由就足够了。

鲜明的个性永远是一个谜。世上有一个苏东坡，却不可能有第二个。个性的定义只能满足下定义的专家。由一个多才多艺、多采多姿人物的生平和性格中挑出一组读者喜欢的特性，这倒不难。我可以说苏东坡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一提到苏东坡，中国人总是亲切而温暖地会心一笑，这个结论也许最能表现他的特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象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不可否认的，这种混合十分罕见，世上只有少数人两者兼具。这里就有一位！终

其一生他对自己完全自然，完全忠实。他天生不善于政治的狡辩和算计；他即兴的诗文或者批评某一件不合意事的作品都是心灵自然的流露，全凭本能，鲁莽冲动，正象他所谓的“春鸟秋虫声”，也可以比为“猿吟鹤唳本无意，不知下有行人行”。他始终卷在政治漩涡中，却始终超脱于政治之上。没有心计，没有目标，他一路唱歌、作文、评论，只是想表达心中的感受，不计本身的一切后果。就因为这样，今天的读者才欣赏他的作品，佩服他把心智用在事件过程中，最先也最后保留替自己说话的权利。他的作品散发着生动活泼的人格，有时候顽皮，有时候庄重，随场合而定，但却永远真挚、诚恳、不自欺欺人。他写作没有别的理由，只是爱写。今天我们欣赏他的著作也没有别的理由，只因为他写得好美、好丰富，又发自我天真无邪的心灵。

我分析中国一千年来为什么每一代都有人真心崇拜苏东坡，现在谈到第二个理由，这个理由和第一点差不多，只是换了一个说法罢了。苏东坡有魅力。正如女人的风情、花朵的美丽与芬芳，容易感受，却很难说出其中的成份。苏东坡具有卓越才子的大魅力，永远教他太太或者最爱他的人操心——不知道该佩服他大无畏的勇气，还是该阻止他，免得他受伤害。显然他心中有一股性格的力量，谁也挡不了，这种力量由他出生的一刻就已存在，顺其自然，直到死亡逼他合上嘴巴，不再谈笑为止。他挥动笔尖，有如挥动一个玩具。他可以显得古怪或庄重，顽皮或严肃——非常严肃，我们由他的笔梢听到一组反映人类欢乐、愉快、幻灭和失意等一切心境的琴音。他老是高高兴兴和一群人宴饮玩乐。他说自己生性不耐烦，遇到看不顺眼的事物就“如蝇在食，吐之乃已”。他不喜欢某一位诗人的作品，就说那“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者也”。

他对朋友和敌人都乱开玩笑。有一次在盛大的朝廷仪式中，他当着所有大臣的面嘲弄一位理学家，措辞伤了对方，日后为此

尝到不少苦果。但是别人最不了解的就是他能对事情生气，却无法恨别人。他恨罪恶，对作恶的人倒不感兴趣，只是不喜欢而已。怨恨是无能的表现。他从来不知道无能是什么，所以他从来没有私怨。大体说来，我们得到一个印象，他一生嬉游歌唱，自得其乐；悲哀和不幸降临，他总是微笑接受。拙作要描写的就是这种风情，他成为许多中国文人最喜爱的作家，原因也在此。

这是一个诗人、画家、百姓之友的故事。他感觉强烈，思想清晰，文笔优美，行动勇敢，从来不因自己的利益或舆论的潮流而改变方向。他不知道如何照顾自己的利益，对同胞的福祉倒非常关心。他仁慈慷慨，老是省不下一文钱，却自觉和帝王一样富有。他固执，多嘴，妙语如珠，口没遮拦，光明磊落；多才多艺，好奇，有深度，好儿戏，态度浪漫，作品典雅，为人父兄夫君颇有儒家的风范，骨子里却是道教徒，讨厌一切虚伪和欺骗。他的才华和学问比别人高出许多，根本用不着忌妒；他太伟大，有资格待人温文和蔼。他单纯真挚，向来不喜欢装腔作态；每当他套上一个官职的枷锁，他就自比为上鞍的野鹿。他活在纠纷迭起的时代，难免变成政治风暴中的海燕，昏庸自私官僚的敌人，反压迫人民眼中的斗士。一任一任的皇帝私下都崇拜他，一任一任的太后都成为他的朋友，苏东坡却遭到贬官、逮捕，生活在屈辱中。

苏东坡最佳的名言，也是他对自己最好的形容就是他向弟子由所说的话：

“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难怪他快快乐活，无忧无虑，象旋风般活过一辈子。

苏东坡的故事基本上就是一个心灵的故事。他在玄学方面是佛教徒，知道生命是另一样东西暂时的表现，是短暂躯壳中所藏的永恒的灵魂，但是他不能接受生命是负担和不幸的理论——

不见得。至少他自己欣赏生命的每一时刻。他的思想有印度风味，脾气却完全是中国人。由佛家绝灭生命的信仰，儒家生活的哲学和道家简化生命的信念，他心灵和感觉的坩埚融出一种新的合金。人生最大的范畴只有“百年三万日”，但这已经够长了；如果他寻找仙丹失败，尘世生活的每一刻依然美好。他的肉身难免要死去，但是他来生会变成天空的星辰、地上的雨水，照耀、滋润、支持所有的生命。在这个大生命中，他只是不朽生机暂时显现的一粒小分子，他是哪一粒分子并不重要。生命毕竟是永恒的美好的，他活得很快乐。这就是乐天才子苏东坡的奥秘。

本书不附加太多长注，不过书中的对话都有出处可查，而且尽可能引用原句，只是不太容易看出来罢了。所有资料都来自中文书，注脚对大多数美国读者没有多大的用处。书目附表中可以找到概略的资料来源。为了避免读者弄不清中国名字，我将比较不重要的人名省略了，有时候只提姓氏。中国学者有四、五个名号，也有必要从头到尾只用一个。英译中国人名，我去掉恶劣的“hs”，改用“sh”，这样比较合理些。有些诗词我译成英文诗，有些牵涉太多掌故，译起来显得怪诞不诗意，不加长注又怕含意不清，只好改写成英文散文。

目 录

原序

林语堂(1)

第一卷 童年至青少年时代 (1036-1061 年)

第 一 章 文忠公	(3)
第 二 章 眉山	(13)
第 三 章 童年与少年	(19)
第 四 章 应考	(27)
第 五 章 父子行	(34)

第二卷 壮年期 (1062-1079 年)

第 六 章 神、鬼、人	(44)
第 七 章 国家资本主义	(56)
第 八 章 拗相公	(73)
第 九 章 人为恶行	(91)
第 十 章 手足情深	(97)
第 十 一 章 诗人、名妓与和尚	(102)
第 十 二 章 抗议诗	(121)
第 十 三 章 黄楼	(129)

第三卷 成熟 (1080—1093 年)

第十四章	逮捕与审讯	(138)
第十五章	东坡居士	(150)
第十六章	赤壁赋	(161)
第十七章	瑜珈与炼丹	(168)
第十八章	东飘西荡	(178)
第十九章	太后恩宠	(186)
第二十章	绘画艺术	(196)
第二十一章	自退之道	(204)
第二十二章	工程与赈灾	(214)
第二十三章	百姓之友	(226)

第四卷 流放生涯 (1094—1101 年)

第二十四章	二度迫害	(234)
第二十五章	岭南谪居	(243)
第二十六章	仙居伴朝云	(254)
第二十七章	海外	(261)
第二十八章	终站	(271)
附录	年谱	(280)

第一卷 童年至青少年时代
(1036 — 1061)

第一章 文 忠 公

要认识一个死去千年的人其实并不难。想想我们对同市的居民——甚至市长的私生活——所知是多么有限，有时候反觉得死人比活人更容易了解。至少有一点，活人的一生还没有过完，谁也不知道他碰到危机会做出什么事来。酒鬼会改过，圣人会堕落，牧师也许会 and 唱诗班的女团员私奔。活人总有太多太多的“可能性”。而且活人有隐私，某些隐私往往在他死后很久才真相大白。因此同时代的人往往很难批判，他的一生和我们太接近了。象苏东坡这样的古诗人就不同了。我读过他的杂记，他的一千七百首诗词和八百封私人信件。认不认识一个人不在于和他同一年代，这是共鸣了解的问题。毕竟我们只认识自己真正了解的人，而且只对自己真正喜欢的人才能充分了解。我想我认识苏东坡是因为我了解他，而我了解他又因为我喜欢他。喜欢一位诗人向来是口味的问题。以诗词伟大的标准——清新、自然、技巧和同情心——来说，我认为李白已达到更卓越的成就，杜甫更能给人大诗圣的完整印象。但是毫无理由我最喜爱的诗人却是苏东坡。

今日我觉得苏东坡伟大的人格比任何一位中国作家更突出，也更完整地蚀刻在他的生活和作品中。苏东坡的肖像在我脑海中十分清晰，原因有二。首先，它发自苏东坡本人杰出的脑袋。印在他的每一行作品中，就象我见过那两张苏东坡所画墨竹上的黑

影，闪闪生辉，仿佛一个钟头前才着上去似的。这是一种奇特的现象，莎士比亚的情形也是如此。莎翁生动的诗行直接发自他敏感而丰富的脑袋，到今天仍然清新无比。虽然一代一代的学者努力研究他，我们对他外在的生活仍然所知不多；但是他死后四百年我们还觉得借着他注入作品中的情感，我们已深知他思想的隐秘。

第二个原因是苏东坡一生的记录比中国其它的诗人要完整些。材料包括各种记载他漫长而多采的政治生涯的史籍，他自己大量的诗词和散文作品（将近一百万字），他的杂记、亲笔题书和私人信函，以及当时人物把他尊为最敬爱的学者而谈起他的许多随笔——由他同代人物以杂记和传略的方式留传到今天。他死后一百年间，没有一本重要的传略不提到这位诗人。宋朝的学者都擅于写日记，著名的有司马光、王安石、刘摯、曾布等人；也有人不屈不挠地写传略，王明清和邵伯温就是最好的例子。由于王安石国家资本主义所造成的复杂情势，以及苏东坡时代政治斗争的炽热和刺激，这段时期作家所保存的资料——包括对话在内——特别丰富。苏东坡本人不写日记；他不是爱写日记的人——那样对他来说太有条理、太忸怩了。但是他写过一本杂记，是他对各项旅程、思想、人物、地点和事件按日期或不按日期的记载。别人也忙着记下他所说所做的一切。他的信件和附笔都由崇拜他的人仔细保存下来。身为大家争相寻访的书法家，他习惯在酒宴后做一首诗来描述那个场面，或者描写自己的思想和评论送给朋友。这些短笺都被人妥善保存，传给子孙，有时候也高价出售。这些即兴短笺包含了不少苏东坡最好的作品。他有八百封信和六百则著名的亲笔小记和题跋留传到今天。其实是因为苏东坡太受欢迎了，黄庭坚等后辈学者才争相收集他的附笔和便条，集成一册出版。苏东坡死后，成都有一位艺品收藏家马上开始收集苏东坡的亲笔短笺和私人信函，刻在石头上，把拓印本当

做书法来卖。苏东坡为某一场合而写的诗篇立刻由国内学者传阅和背诵。当时所有好学者都被逐出京师，这些抗议政府作风的诗句天真诚实，使统治者的怒气完全集中在他一个人身上，几乎害他送命。他后不后悔？放逐期间他表面上对不太亲密的朋友说他后悔了，但是对好朋友却表示毫无悔意，若再有必要吐出饭菜中的苍蝇，他仍会重蹈覆辙。由于这种心灵的流露，他发现自己处在当时正派学者的领导地位，不免觉得悲哀。徒然和政客小人斗争一番后，他第二次遭到流放，远走海外的海南小岛，多少有点认命的意味，心灵倒分外平静。

因此这个人成为文学闲话的中心，死后尤其受到深广的敬重，也是很自然的。拿西洋作家为例，李白可以媲美雪莱或拜伦，是一个燃烧自己展现出瞬间壮景的文学彗星。杜甫就象米尔顿，是一个热心的哲学家和老好人，以贴切、渊博的古典比喻写出了丰富的作品。苏东坡永远年轻。他性格比较象萨克莱，政治和诗词的盛名则象雨果，同时又具有约翰生博士那份动人的本质。不知怎么约翰生博士的痛风病直到今天还叫我们感动，米尔顿的瞎眼却不尽然。如果约翰生同时又兼有甘斯伯劳的特色，而且象波普用诗词批评政治，又象史维夫特吃过那么多苦而没有史维夫特的尖酸味儿，我们就能找出一个英国的类比了。苏东坡的人道精神由于遭受许多困难而更加醇美，却没有变酸。今天我们爱他，只因为他吃苦吃得太多了。

中国有句俗话说，盖棺才能论定。人的一生就象一出戏，只有落幕后才能判断这出戏的好坏。差别是——人生的戏往往连最聪慧、最精明的演员也不知道下一幕会演些什么。不过真实的人生永远随一种必然性自然推展，只有最好的戏剧能够企及。因此写过去人物的传记有一项最大的方便，我们可以检视一幕幕已经终了的情节，眼见许多事情因外在事变和内在性格的必然性而自然发展。我彻底研究苏东坡的一生，明了他为什么一定要做所

做的一切，内心却渴望弃官隐居，我觉得自己仿佛在读中国占星家笔下某人一生的预言，清晰、明确，绝对无法避免。中国占星家可以逐年列出一个人一生的过程，为了丰富的酬金也愿意把整个预言写下来。但是传记家的后见之明永远超过占星家的预测。今天我们能认清苏氏一生起起落落的明图，看出同样的必然性，但也确知无论问题在不在星宿，阴晴圆缺总要发生的。

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公元1036年），死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也就是华北被金人攻占，北宋灭亡前二十五年。他在宋朝最好的皇帝手下成长，服侍过一个用意良好却野心勃勃的皇帝，等那十八岁的昏君登上龙座，他就不断蒙羞受难了。因此，研究苏东坡的一生就等于研究国家因党争而陨落的过程，结果国力消减，政客小人横行霸道。《水浒传》的读者对这种暴政都很熟悉，正直的好人为了逃避税吏或避开贪官的“公理”，一个接一个走向绿林，成为书中受人爱戴的绿林英雄。

苏东坡年轻的时候，有一大群卓越的学者围在皇帝朝中，北宋末期却一个也不剩。著名的国家资本主义者王安石第一次迫害学者，整肃御史，任用属下，至少还有二十位名学者和正义人士愿为自己的罪名而受苦。等小昏君第二次施虐，好人大部分已经去世，或者很快流放而死。这种削弱国力的举动是由这位大信仰家以“社会改革”、避免“私人资本剥削”，维护可爱的中国人民“利益”的名称而发动的。对国家命运来说，最危险的莫过于一个思想错误却固执己见的理想家。诗人兼人道哲学家苏东坡以他的常识来对抗经济学者王安石的逻辑，他所颁授的教训以及中国所付出的代价我们至今还没有学会。

王安石热衷社会改革，自然觉得任何手段都没有错，甚至不惜清除异己。神圣的目标向来是最危险的。一旦目标神圣化，实行的手段必然日渐卑鄙。这种发展趋势逃不过苏东坡敏锐的心灵，甚至有点违背他的幽默感。他的行径和王安石不合；彼此的

冲突决定了他一生的经历，也决定了宋朝的命运。

苏东坡和王安石都没有看见他们斗争的结局，以及中国被北方蛮族征服的情景，不过苏东坡亲眼看见广泛宣传的“社会改革”造成了可怕的结果。他看到王安石“热爱”的“农民”不得不逃出家园，不是因为饥荒或洪水，而是丰年怕回到村里交不出政府强迫农民借的贷款和利息，会被官吏抓去坐牢。他呼声震天；不能自己。有些不诚实的官吏觉得隐瞒政府的弊端——他们不可能察觉不到——颂扬它的优点比较有利。只要谎言够大，说得次数够多，谎言变成真话也不是现在的新发明哩。宦官要谋生。就这些不负责的人玩弄着国家的命运，仿佛他们自己逃得掉最终的结局似的。苏东坡至少能维护他的灵魂，为此付出代价。皇帝正直的本心不足以成为昏庸的借口，因为重大问题方面他判断错误。苏东坡却是对的。铁腕政治以社会改革的名义强加在人民身上。在疯狂的权力斗争中，党争超越了爱国的兴趣，国家的道德和经济纤维被削弱耗尽，正如苏东坡的预言，使国家轻易落入西伯利亚方向的强敌手中。小人甘愿在“区域独立”的名份下替北方的强邻当傀儡，效忠异族，难怪北宋覆灭，中国要退到长江以南。宋室焚毁之后，史学家在焦木废墟里漫步，才开始检视原野，用自大的史学眼光来考虑灾祸的原因，可惜太迟了。

苏东坡死后一年，政客小人当道，北宋还没有断送给横跨蒙古野地而来的狼主，一件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事件发生了。这就是元佑党人碑的设立，也是整个时期斗争的象征和总结。“元佑”是苏东坡党人当权时的年号（1086—1093），这个党人碑有 309 个元佑时代人物的黑名单，以苏东坡为首。圣旨规定这些人和他们的子弟永远不能在朝为官。忠贞家庭的子孙不准嫁娶“元佑党人”的子女，如果已经订亲，也要依皇令解除。列有黑名单的石碑在全国各区设立；有些至今还留存在中国山区里。这是根绝一切反对势力的措施，也是作者心目中让这些人永远受辱的方法。因为

中国被社会改革家断送在北方强敌手中，这些石碑所带来的效果也就和作者当初的意愿大不相同。一百多年间，黑名单人物的子女为先人名列石碑而自夸自豪。因此元佑党人碑才会名留青史。事实上有些人的祖先并不值得尊敬，因为党人碑的作者一心要根绝反对势力，把所有仇敌都列上名单，其中有好人也有坏人。

仿佛是天意，崇宁五年（1106年）一月天空出现了一颗隕星，文德殿东墙上的石碑被闪电击中，分裂为二。再没有更清晰的天怒指标了。徽宗大惊，又怕首相反对，就叫人连夜将端（礼）门上的另一块石碑偷偷毁掉。首相发觉，十分懊恼，但却愤慨地惊叹说，“碑可毁，这些人的名字却永远难忘！”现在我们知道他的预言实现了。

闪电击中党人碑使苏东坡死后名望不断增高。最初十年，一切刻有他笔迹或文章的石碑都奉命拆毁，他的书本被禁，他也被除去生前的一切头衔。不过当时有一位作家在杂记中写道：“东坡诗文落笔辄为人所传诵。崇宁大观间海外诗盛行，是时朝廷禁止赏钱增至八十万。禁愈严而传愈多，往往以多相夸。士大夫不能诵东坡诗，便自觉气索，而人或谓之不韵。”

电击后五年，一位道士对皇帝说，他看到苏东坡的英灵在天宫担任文相。皇帝更加害怕，连忙恢复苏东坡生前最高的爵位，后来又加封一个比生前更高的荣衔。政和七年（1117年）皇室在同一个君主治下竟也收集苏东坡的文稿，每件出价高达五万钱。宦官梁师成花三十万钱（约三百美金，以当时生活水准来说算相当高价了）买英州石桥上（被人妥善隐藏）的碑文，还有人出五万钱来买苏东坡在一位学者书斋匾额上所写的三个字。生意旺盛进行着，不久这些珍稿就收入宫中或富豪的家里。金人攻下京城，他们特别爱搜掠苏东坡和司马光的作品，因为苏东坡生前大名就已传到中国域外的北方部族里。苏氏某些最好的字画随着两个身死异邦的皇帝被运往敌国，（当时徽宗已退位给儿子）。不